



郑 洪 馬 吉 星 著
李 俊 严 寄 洲

一日千里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电 影 文 学 剧 本

一 日 千 里

郑 洪 馬 吉 星
李 俊 严 寄 洲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8·北 京

一 日 千 里

郑 洪 馬 吉 星
李 俊 严 寄 洲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2公厘 $\frac{1}{50}$ ·印张1·字数29,000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350册 定价: 0.12元

统一书号: 10061·118

目 录

一张大字报	郑 洪 馬吉星(1)
在火車上	李 俊(19)
处处跃进声	严寄洲(30)

一張大字報

鄭 洪
馬 吉 星 編劇

藍天，朵朵的白云。

微風吹得綠油油的秋庄稼沙沙作響。

歌聲，有節奏的勞動歌聲。

歌聲中，玉米地里的姑娘們在上糞肥，她們從青紗帳里鑽出來，在地頭上剗了一銑糞土，又鑽進去。十幾個穿着花衣裳的姑娘，忽而散開，就象一朵活動花瓣的荷花。其中一個頭戴花手巾，腰圍紅布兜的，這就是巧妹，她是生產隊的婦女組長。

歌聲中，地邊的小路上，一車一車的糞肥向地頭上運來，他們和往回走的空車穿梭而過。地頭上的糞土越堆越多，越堆越高。有一輛小車的糞肥堆得比別的車都要高，真象一座小山似的，推車的人就是巧妹的哥，叫俊哥，是這個生產隊的隊長。

他的車走過高低不平的路上，糞土嘩嘩地撒在路兩旁。

巧妹抬頭望見，喊：“哥！撒了，撒了，你推得太多了，撒了一路！”

俊哥把車推到地頭上，提起車把，將糞肥卸下。

巧妹指着說：“哥！你看你天女散花似的撒这一路！”

俊哥：“少囉嗦，一会拿条帚扫了，浪費不了。”

巧妹在想着什么，“不是，你这車一路撒、一路撒，要能撒在地里，这有多好！”

俊哥：“那你們就不用干活了。是嗎！”

巧妹：“不，我們也可以干……”

俊哥：“不好好干，尽瞎想……”

翘着两条小辮的凤仙不服地：“誰不好好干？当队长的不能乱批評人。我們妇女組长干得最棒了。”

俊哥：“走，走！看你們，还竞赛哩！”他指着地头上的一排糞肥又說：“就这样咱們队里的二百亩地有十天也完不了，晚上还得我們来帮忙。”

众妇女一拥而上，“不要你們帮忙，我們自己能干了。”

夕阳西照。玉米的叶子鑲上了金边，显得格外的美丽。

“噹！噹！噹！”村子里大树下的鉄鐘敲响了。

地头上的糞肥堆得更多了。

凤仙撅着个嘴：“我不吃飯了，要不把这几亩地干完了，我們就不回村去！”

有几个妇女异口同声：“同意！”

說着提着鉄銬就奔过去。

巧妹連忙阻攔：“大家听我說，吃過飯再干好不好！”

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

凤仙說：“不行，吃了飯再來，他們那些小伙子、大爷們又來幫忙了，這叫我們婦女組……”

巧妹：“這……也得吃飯，不吃飯不就更沒勁了。我們現在社里成立了一百多個工廠，勞動力不多，可是咱們得想辦法，走！咱們吃飯去，吃飯的時候再商議、商議……”

大家拉着凤仙，走了。

婦女組的姑娘們憋了一肚子氣，默默地走進村子。

她們走過“××社麻袋加工廠”，涼棚底下有幾個上了年紀的老人還在工作。

老人：“巧妹！你們今天干了多少車肥？”

巧妹機巧地回答：“有多少干多少！准完成任务！”

老人們笑了，“行啊，真行！”

凤仙鼓着嘴，低聲地說：“真氣人……大家提起精神來走路，別讓人看笑話……”

她們走過“××社制葯廠”門口，院子里新起了一台灶，灶旁放了几口缸、裝葯的木箱和几只噴霧器。

她們走過“××社農具加工廠”，門口放了許多要修理的農具，有雙輪雙鐮犁、有開溝器、有播種器，最多的要算是改良的手推獨輪車。

木匠李大爷和几个学徒正在修理一辆独轮车的帮条。巧妹被吸引住了，走近前去看。

李大爷风趣地问：“巧妹，是要想学木匠活吗？我们农具加工厂正缺人啊，欢迎你来呀，你要想学，我敢打包票，你要比他们都行。”

巧妹：“不！我是想问你，车上能不能安两个簸箕？”

李大爷：“能啊，安多少个都行，……可是你问这个干什么？”

巧妹：“我是想……”

凤仙拉着巧妹就走：“你还在看什么，快去吃饭，吃完了赶紧去干活！”

巧妹：“大爷，回头谈吧……”

××农业合作社第四生产大队第二小队的食堂。有五间大屋，门前挂了个红布条：“鼓足干劲，力争上游。”门口还搭了个大凉棚，凉棚下排了两长溜矮坑桌，墙上贴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大字报。

食堂的屋里屋外，许许多多大人小孩，婆姨娃娃的热热闹闹地在买菜饭，有的已蹲在桌边吃开了。

巧妹挤到售饭的窗口，递过几张饭票：“娘！来一个三丁，四个窝窝头。”

娘，放下杓：“巧儿，你哥已经给买了。”

俊哥从窗口探出头来，“巧妹，上这儿来吃！”

巧妹：“娘！你打给我，我要跟组里一块吃，咱们还要商议事呢！”

娘給她邊打菜邊說：“你們吃飯還趺進哪！”

四、五張坑桌拚在一塊兒，婦女組的姑娘們圍在一起邊吃飯、邊開會。

巧妹：“……我說，咱組里原先三十多人，現在抽了一半到工廠去了。勞動力不夠，光有干劲還不行，得想辦法，動腦筋，改良工具……”

婦女甲：“咱的工具就是一把鐵銼，一個篋箕，這有好大改良頭……”

婦女們七嘴八舌地，議論紛紛：

“鐵銼，篋箕也能改良呀！”

“這……改良不出啥來！”

“能行，咱組長心眼機靈着呢！”

“只要能快点上糞肥，咋都行！”

巧妹：“……同志們！同志們！我說的不是改良鐵銼，我是想在小車上打主意，我今天看見我哥哥推車撒了一路，我就捉摸，要是小車在地里走過，一边走，一邊撒，這可就又快又省勁了。……”

婦女們哄然。

鳳仙高興得跳起來，“我贊成，我贊成！”她雙手一舉，弄得碗兒叮噹響，一個碗掉在泥地上。

旁邊吃飯的爺兒們：

“哎！你們這是鬧的什麼啦，吃飯都不安寧！”

“這是誰家的碗，打碎了可是要賠錢！”

鳳仙扭着脖子：“誰家的？還‘私有制’呢，是大家

的，社里的。”

“社里的，打碎也得賠。”

凤仙用筷子敲了下碗：“这不是沒有打碎嗎？……”

大家嘻嘻哈哈地叫凤仙快吃飯，別鬧了。

俊哥抹了抹嘴，走到牆角喊：

“巧妹！巧妹！”

巧妹撩下筷子，走过去：

“什么事？”

俊哥一板正經的，象是哥哥对妹妹，又象队长对組长的态度：“我可跟你說啊，你們組今天可是干劲不够大呀！”

巧妹：“我可不同意……”

俊哥：“你光不同意，你睇地头上堆了多少糞……”

巧妹：“可是你不能說我們干劲不足，我們今天比昨天还多干了两亩地……”

俊哥：“我們今天每人还多推了五車呢……”

巧妹：“哥，我今天看見你推車的时候……”

俊哥不耐煩地：“你又說我撒了糞土是吧，我接受！你也不能老提呀……”

巧妹：“不！我是說，咱們光苦干还不行，还得巧干，我是想改良一下工具……”

俊哥更不耐煩：“得！得！你是什么巧干，你們是不好好干！”

巧妹急得只躁脚：“你可不能冤枉人！”

娘出来潑水，瞧見他們倆，說：

“俊兒！你又欺侮巧兒啦？”

俊哥理直氣壯地：“我是在教育她！”

巧妹：“你教育教育自己吧！”

俊哥扭頭就走。

天已經完全黑下來，月亮挂在柳梢頭。

“走！”俊哥向小伙子們一揚手，“咱們去支援婦女組去！快跑！”

俊哥領着小伙子們扛着鐵鍬向地里跑去。

他們遠遠地看見地頭上已經有人在干活。

一個小伙子對俊哥說：“婦女組已經干開了。”

屋前，巧妹、鳳仙和婦女已圍在燈下。

巧妹：“鳳仙，你會畫，你來畫吧！車子四邊用木板圍起來，就象個斗子似的……”

婦女乙：“用板子不太重了，使蓆子圍吧！”

巧妹：“唔！好，就使蓆子！”

鳳仙，為難地：“蓆子我畫不了……”

巧妹：“指着葫蘆畫瓢唄，畫個樣就得了……唔，邊上安上兩個簸箕，這簸箕口上得安上個小門，小門一開，糞土就順着小門嘩嘩的流下來……”

婦女乙：“這門怎么開開呀！”

巧妹發愁地自語：“是呀……壓上三四百斤糞肥，這門……這門怎么能開開呢……”

“巧妹在家呀！”這是木匠李大爺的聲音。

“李大爷！”大家高兴地叫起来。

李大爷：“巧妹刚才跟我说了两句，我就捉摸着你们准是在搞个什么发明创造的，在叨咕什么呀？”

巧妹：“李大爷，你来得好，我刚才还正想去找你呢。咱们现在正是个门没法开……”

李大爷：“什么门儿呀——我今晚还要赶着修理车子呢，你们先给我说说。”

妇女乙指着凤仙的图纸，“这不是画好了。”

凤仙鬼叫般两手捂住纸，不让看。

巧妹夺过图纸：“给李大爷看看，怕什么？”

李大爷一看，笑得闭不上嘴：“这是啥呀，这蝎炸不象蝎炸，螳螂不象螳螂的！”

地头上妇女们和小伙子们正干得欢。

俊哥忽然停下铁铤，问妇女甲：“怎么没看见你们组长呀！”

妇女甲：“我们妇女组决定留她在家呢！”

俊哥一听说巧妹在家里，十分不满意，“在家里干什么！”

妇女甲：“她跟凤仙一起……哼！明天你就会知道了。”

俊哥：“见鬼，搞什么呀！”

俊哥使劲剗了一铤粪肥。

李大爷手里拿着一辆高粱秆制成的小车模型。

三个姑娘用刀子在剥高粱秆，削秆上的皮。

巧妹拿着切好的高粱秆：“李大爷，还要不要？”

李大爷：“够了，你们瞧，咱们不会画，可用高粱秆做的模型比画的还好！”

大家高兴地把模型传来传去看。

李大爷：“这个门儿得安上活簧才行，这高粱秆做的小车，不能安，我去跟支书说说去，他要同意，咱就先做一辆试试……”

“好！”众高兴地叫起来。

李大爷起身要走，“先别太高兴了，说不定还有很多困难哩，你们再找些人研究、研究……对了，找队长研究研究，说不定他还有些好办法呢！”

李大爷走了。

大家围在桌上对着模型研究起来。

最后一堆粪肥在十几把铁铤下，一下子鏟完了。

月下，男女社员们扛着铁铤有说有笑地收工归来，只有俊哥一人生气地走着。

俊哥走进院子，见巧妹和凤仙她们就更加生气，劈头就一句：

“你们在干什么呢？”

她们三人一起叫了起来。

巧妹：“哥，我们在研究改良小车。”

俊哥：“改良什么呀，又不干活。”

巧妹手捧着模型，說：“現在就是門的开关还說不准能不能行，你能給想想办法不？”

俊哥：“我想不出办法！”

巧妹把模型捧到他跟前，“哥，你看看吧！”

俊哥一揚手，沒注意把模型撥拉到地上了，“我不看！”

“糟糕！”姑娘們喊起来。

模型散了，成一堆高粱桿。

凤仙气得几乎要哭出声来了：“你——你！你这队长，你破坏人家的創造……”

巧妹和妇女乙在收拾那輛破模型。

巧妹：“哥，你可是不对，你……”

俊哥：“我不对？！你自己还不檢討、檢討，活兒不去干，还領着人在家里玩高粱桿。你今年多大了，还玩兒这……”

巧妹：“我这是玩兒呀！”

俊哥：“你这不是鬧着玩兒是什么？！”

娘走进院来。

娘：“你瞧你們害不害臊，吵得一个村都听见啦！”

巧妹沒有理会娘說的，“我們是跟你队长建議，把小車改良了，能在地里撒糞肥，干起活兒来可以快些，省些劲！”

俊哥：“嘿，光图省劲，干活就得卖力气，不費劲，就能建設社会主义啦！”

巧妹：“你接受不接受咱們的建議？”

俊哥：“你們這能算是建議嗎？”

巧妹：“好！你不接受算了！”

娘：“好啦，你們別吵了！”

巧妹：“娘：咱們不是吵，是辯論！”

娘：“也不許辯了！”

巧妹推着凤仙，“走，到你家商議去，哥要是不接受，趕明兒貼他大字報。”

娘：“喲！在家里吵得還不過癮，還要叫街坊鄰居都知道。”

巧妹：“娘，這不是咱家里的事，是全村全社的事，是生產大事。”

俊哥：“娘！你隨她貼去！”

巧妹：“還怕我不敢貼？”

俊哥：“有本事你寫去！你要能寫出來，我就能給你貼上。”

巧妹：“好！”

巧妹和凤仙等都走了。

娘：“俊兒！你妹妹的意見不管對不對，你就不能聽她兩句，干嗎非得跟她吵！”

俊哥：“娘！你知道啥呀！她那意見能叫個意見嗎？”

一個小伙子伸頭進門來喊：“隊長！支部書記叫你到社里去開會！”

俊哥：“唔！就来！”

娘：“瞧！你们把我气糊涂了，我还得去开整风会呢。”

炕头上。

除了巧妹，凤仙和妇女乙外，还围了几个妇女，巧妹拿着毛笔在思索。

大家議論紛紛！

“非写他張大字报！”

“那么大的官气！”

“真欺侮人，还怕咱不会写！”

巧妹：“你们听，这么写行不行？……有个队长本姓齐……”

凤仙忙接上：“他实在太官气！”

社里，十几个干部在开会，

李大爷正在发言：“……哼，說你官气，你还不承認。可是你主觀，不了解群众、不联系群众，連自家妹妹的創造发明你都不去了解，光知道干，你这不是官气是什么？”

俊哥向一旁坐着的支部書記說：“支書！我不同意他的批評。凭我妹妹她們几个丫头片子还能发明創造出个什么名堂，再說生产任务这样忙，就誤了生产誰負責！”

支部書記：“剛才李大爺和我談了，我覺得巧妹她們的建議很好，很有成功的希望。如果成了可以節約三分之一的人力，全社要能節約多少人，你想想看，我們現在辦工廠正需要人，能節約出這麼些人力來有多好，我們已經決定，明天試制一輛，……你要有意見還可以辯論，不過，我說，你還是先去了解一下具體情況……”

俊哥猛的一拳打在桌子上。

院子里是空空的，只有他獨自一人在生悶氣。

巧妹走進門來，將大字報伸向俊哥：“喏！拿去！”

俊哥：“什麼？”

巧妹：“給你提意見的大字報！”

俊哥一楞：“寫好啦？”

巧妹：“你看吧！”

俊哥：“行！”無奈接過去，攔在桌上。

巧妹：“貼到村口大路边王大叔家東牆上！”

俊哥：“行！”

巧妹：“這就貼去！”說罷回身走了幾步，得意地：“我去喊大伙看去！”

巧妹一溜風出院去了。

她向村辦公室跑去。辦公室門口象剛散了會，門里走出許多人。

巧妹叫：“娘！”

俊哥氣得嘴唇在發抖。他看看小桌上的大字報想撕